

解放军英雄传

解放战争时期专辑之三

解放军出版社



解放军英雄传

解放战争时期专辑之三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38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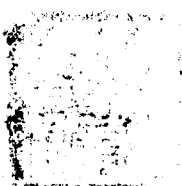
解放军出版社

1138197

解放军英雄传
解放战争时期专辑之三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2.875印张 300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065-0192-9/I·27
定价: 3.30元



出版说明

为了向部队指战员、广大民兵、学生和青少年提供一套比较完整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读物，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培养更多的“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编辑出版一套《解放军英雄传》。这套丛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我军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所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讴歌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

本卷为解放战争时期专辑之三，共收集了英雄人物20名。其中有杨子荣式的孤胆英雄王耀荣，有女扮男装达五年之久的“新时代花木兰”郭俊卿，有“华东一级人民英雄”许柏华，有获得“一英八模”荣誉称号的黄相和，有全国第一届战斗英雄会议的代表王鸿禧、程山堂、毛杏表、黄瑞英、王工一、李光善……他们当中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也有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我军基层指战员，他们是当代青年学习的楷模。让我们以英雄为榜样，沿着他们走过的道路，在保卫祖国，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奋勇前进。

目 录

王工一	(1)
王道恩	(37)
王鸿禧	(66)
王耀荣	(93)
毛杏表	(118)
朱化禄	(135)
许柏华	(162)
李光善	(189)
李纪邻	(215)
黄相和	(234)
黄瑞英	(246)
程山堂	(261)
戴进田	(275)
郝忠云	(317)
祝榆生	(329)
姜新良	(341)
郭俊卿	(353)
郭继胜	(363)
黄树田	(374)
鲁 锐	(393)

王 工 一

少 年 时 代

江苏北部盱眙县境内，有一条连结高邮、洪泽两湖的河流——三河，观音寺镇就座落在这条美丽的河流南岸。1925年2月，王工一出生在观音寺镇上的一个中农家庭里。

观音寺镇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农村集镇。一条横贯东西的砖铺街道，把镇子分割为两半。西街集中了镇上的富户，东街则聚居着贫困的农户、小商小贩和小作坊主。王工一家在镇子东头，可是他家生活并不窘迫。在他童年时期，依靠父亲的收入，家庭生活还是富裕的。

王工一的父亲王鹤锦，读过几年私塾，看了不少古书，又写得一手好字，在乡里小有名气。王鹤锦依靠其妻表兄严某在国民党政府任县长的关系，给严某当了司爷(书记)，以后又当过科员、伪区长(土改时划为地主成份)。王工一在母亲身旁过着农村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王工一成长到了10岁。这时，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父亲王鹤锦在县城里另立了家室，浓重的阴影开始笼罩在他们头上。

王鹤锦在外另立家室以后，很少回到老家，经济上对王工一母子的接济也日渐减少。王工一和祖母、母亲及两个妹妹一起生活。弱妇幼子，势单力薄，困难自不必说。他们只得把原有的7

亩多地出租给别人，每年得到有限的几担租谷。此外，就得依靠外祖父家的接济过日子。王工一兄妹有时连续几个月吃住在外祖父家。虽是至亲，却难免会有寄人篱下之感。有时遭到一些亲戚、乡亲的白眼，也只得忍气吞声。

王工一6岁进私塾，以后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小学。识字以后，他常看一些《三侠五义》、《水浒传》之类的书。《水浒传》中的李逵对他印象很深，他十分钦佩李逵那种英雄气概。王工一的母亲，虽然出生在富裕家庭，却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妇女。她希望儿子能够出人头地，一扫富家亲戚的轻蔑态度，就省吃俭用，变卖一些陪嫁物品，想方设法让王工一上学。王工一深深体会母亲的苦心，读书十分刻苦，成绩一直很好。每当他拿着成绩单和老师的评语，蹦跳着送到母亲跟前时，母亲总是高兴得两眼润湿。1937年，王工一12岁时，母亲去世了，他的生活失去了依靠。他和祖母及两个妹妹轮流到伯父、外祖父家生活，靠着父亲有限的补贴和亲友的接济，王工一得以继续上学。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国难当头，群情激愤。学校里抗日的空气很浓。《毛毛雨》等软绵绵的歌曲不唱了，代之而起的是慷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老师布置写《中国不能亡》、《睡狮醒吧》等作文，王工一严肃认真地写完，得到老师的表扬。有一段时间，王工一常常天不亮就起来做早操，对人说，“不能做东亚病夫啦”。他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1939年在城中小学读书时，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街头宣传，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戏曲，爱国的热情已感染了王工一的心灵。

1938年8月，王工一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宝应县县立中学。宝应县中学录取比例是6:1，王工一高兴之余却又担忧：他支付不起

中学的学杂费用，亲友也不知能不能帮助。这时，姨母交给他一个金戒指，让他变卖掉。原来，这是母亲临终前把自己的陪嫁戒指托付给姨母，让王工一考入中学后用的。王工一手捧母亲的遗物，双泪长流。可怜的母亲，临死还关心着儿子的前途。他决心好好读书，报答母亲的恩情。

在宝应县立中学，一位姓戚的地下共产党员担任王工一的班主任，他给学生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王工一记得戚老师布置的第一篇作文题目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县中，王工一的爱国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

县立中学学习没有多久，1939年底，日寇兵临宝应县城，县中迁到离县城20多公里远的汜水乡下，没多久，学校就解散了，书念不成了，王工一卷起铺盖，回到了家乡。

失学之后，王工一一度陷入彷徨苦闷之中。他目睹了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情景。他的家乡观音寺镇，离宝应县城有百里之遥，是敌人鞭长莫及的地方。在这动乱的年头，司令迭出，土匪如毛。他们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拉起队伍，打着抗日的旗号，却不真正打日寇，专干鱼肉百姓的勾当。每当这些队伍一进驻镇后的大庙，百姓就遭了殃。镇上的暗娼也活跃起来，烟馆的生意也兴旺红火。王工一曾亲眼看到邻居蒋家的孩子因与国民党士兵口角，被无辜枪杀的惨状。因此，他仇恨这些“当兵”的，他感到学校学到的一点进步思想和现实是如此尖锐地矛盾着。同时，书不能读了，面临着口中无食，身上少衣的窘迫境遇，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生活的道路该怎么走。他不止一次地来到母亲坟头，面对着三河水呼喊：天为什么生我，地为什么留我？我的出路在哪里？让我和滔滔三河水一起东去吧。

在这种险恶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王工一正处于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上。

走上革命道路

1940年3月，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正当王工一失学回到家乡，为未来的生活和工作烦闷的时候，新四军解放了盱眙，开辟了淮南根据地。观音寺镇北的观音寺渡口，是抗日战争时期联结三河南北的交通要道。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等经常通过观音寺渡口来往于各根据地之间。三河两岸的抗日民主政府也先后建立起来。

新四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王工一并不十分清楚，以前听到的都是国民党丑化新四军的宣传。因此，在新四军解放观音寺镇之前，王工一带着祖母和妹妹，“跑反”到了尚未解放的刘庄外祖父家。7月，刘庄也解放了，乡里来了新四军工作队。和许多群众一样，王工一对新四军抱着观望的态度。王工一慢慢发现，这是一支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的军队，他们纪律严明，态度和蔼，不骚扰百姓，却处处替群众做好事，实行二五减租和三七分租，真正做着抗日的工作。王工一逐渐和他们接近了。后来，他结识了工作队一位姓吴的指导员。通过半年多的接触，两人建立了友谊，吴指导员也喜欢这个有文化的小伙子。

一天，吴指导员问王工一：“愿意做些抗日工作吗？”

王工一高兴地回答：“愿意”。

于是，吴指导员安排王工一帮助工作队贴标语，教唱歌，宣传二五减租、三七分租和三三制政权。对这些工作，王工一干得

很有劲，他时常哼着“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的歌，东奔西跑去办事。他感到生活有了乐趣，有了希望。从此，王工一步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时，刘庄原有的私塾停办了，村里的儿童都上不了学，工作队决定创办一所小学。吴指导员向文教区员推荐了王工一。于是，区政府委派16岁的王工一担任校长，又请了几位老师。王工一凭着一腔热情答应下来，他首先找了地主家的一个场院，和村民们一起粉刷墙壁，修钉门窗，做泥坯垒起课桌。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淮宝县南甸区刘庄小学”就开学了。学校有三个班级，近百名学生，村子里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王工一心里充满了喜悦。他从小尊敬的除了自己的母亲，就是老师。因此，他十分喜爱教师这个工作。他竭尽全力想把学校办好。然而事与愿违，他很快就失望了。另外几位老师，有的是私塾先生，有的文化程度比王工一高。有的老师就瞧不上这个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处处给他出难题。一学期下来，王工一说什么也不干了，观音寺镇小学听到这个消息，就请王工一回乡教学。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他要求参加师范学习。于是，他被介绍到淮南师范师训班学习。这一段工作的挫折，并没有使王工一丧失信心，反而确定了他今后要当教师的志向。更重要的是，在与工作队接触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共产党是真正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政党，新四军是人民欢迎的军队，这为他以后投笔从戎，参加人民解放军，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逆境中挣脱出来，王工一十分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他在淮南师范如饥似渴地学习教学法、心理学、小学行政以及社会科学知识。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学生们喝麦糊，吃

野菜，常常饿着肚子上课。王工一从中培养了吃苦耐劳的作风。结业以后，他回到了观音寺镇小学当教导主任。师范班的培训使他成为一个合格的老师。他积极配合政府组织学生搞参军光荣、保卫麦收等宣传演出，还发动学生当“小先生”，回家教文盲父母认字，推动了乡里的学文化运动。此外，他还亲自任课。学期结束，他的工作受到了县里的表扬，并得到10多元边币的物质奖励。

1942年9月，一场疾病向王工一袭来，他得了严重的伤寒病和痢疾。由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几天之后他就奄奄一息，危在旦夕。在祖母的劝说和陪同下，他们搭船来到宝应，找到当伪区长的父亲，请他帮忙求医。病好以后，是走是留？留在宝应，靠父亲的关系，肯定能找一个舒适的工作。即使不任伪职，当个清白的教师，他也具备条件，可是王工一不愿留在宝应。他看到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没有自由，进出城门都要出示“良民证”，日本兵如虎狼一般可以随时间人民宅搜查，他受不了这种侮辱，要不是治病，他一天也不愿在宝应多呆下去。王工一向往着解放区，向往着他工作过的抗日民主政府小学，他毫不犹豫地回到观音寺。父子两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1945年6月，王工一被选送到淮南公学学习。淮南公学设在盱眙县古城镇，是我民主政府办的一所培养人才的学校。方毅、张劲夫、王良才等领导同志先后担任公学的校长。他们经常到学校做报告，讲时势，讲政策。学校里党的活动也很活跃。王工一犹如到了一个新的天地，许多新事物新知识展现在他面前。在这里，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辩证法等课程，阶级觉悟有了新的提高。追求真理，热爱学习的共同志趣使他与老师尹敏、赵

觉等共产党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们的帮助下，王工一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的申请，不久，就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由于父亲的原因，他的申请没有批准。晚上，王工一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父亲任伪职，党能信任自己吗？回忆自己参加工作的经历，他坚信只有走共产党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第二天，尹敏等党员也找他谈话，鼓励他接受党的考验，使他对党的信仰更加坚定。毕业以后，学校推荐他到淮南师范任职，先任会计，后任会计股长。

抗日战争的烽火刚刚熄灭，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的烈火。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我淮南根据地大举进攻。一时间大军压境，乌云逼城，形势十分紧张。淮南师范奉命北撤，要离开土生土长的家乡，离开经过五年艰苦奋斗建成的根据地，许多青年面临着走还是留的严峻考验。走，就是跟着共产党流血流汗，继续革命；留，就意味着脱离革命队伍，在家当一个普通百姓。王工一坚定地选择了前者。他报名参加了监视敌人进犯，掩护民主政府撤退的县武工队。任务完成后，立即整装北撤。他的未婚妻找到他，劝王工一留在她家里，说“你跟共产党跑了五年，得到什么好处？这一跑，到哪年哪月是个头？”王工一没有为未婚妻的脉脉温情拖住后退，他说，“我正是跟共产党跑了五年，才看到了共产党的好处，不跟共产党走没有出路。”从此，未婚妻跟他分了手。撤到三河北，寄居在外祖父家的两个妹妹拉住他的手，哭着说：“哥哥呀，你别走了，你走了我们靠谁呀。”王工一心里也很难过，舍不得从小相依为命的妹妹，他也留恋生他养他的家乡，留恋他的学生。但是，他已经不是一个恋家的青年，而是在党的教育下有觉悟、有主见的革命者了。在三河边上，他捧起清凉的

河水，喝了几口，告别了妹妹，毅然加入了北撤的队伍。

夏日炎炎，路途漫漫。队伍在沉闷的气氛中北进。在北撤的三个多月里，许多意志不坚定者不辞而别，里面有王工一的同事、同学。甚至到了山东，还有人离去。王工一坚定不移。8月，上级派王工一到华中建设大学学习，从淮阴东部的益林东沟到华中建大，有几十公里的路程，王工一一人放了“单飞”。他按时到达建大。这说明组织的信任是有根据的。经过千里行军，他们撤到山东临沂附近的汤头。根据王工一的表现，支部让他第二次填写了入党志愿书。11月，他带着入党志愿书，由华中建大转到华东军政大学，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开始了新的生涯。

从军校走向战场

11月2日，是一个寒风卷着黄沙的日子，王工一和华中建大的42名同学一起，在山东莒县大店子附近的峻伟的狮子岭下，跨进了华东军政大学的校门。这42名同学，是从华中建设大学几百名学生里精选出来的佼佼者。华东军大校长张云逸、副校长兼教导主任余立金和先到的同学热情地欢迎着他们。王工一被分到第五大队：炮兵专业大队。这个队担负着培养炮兵观测员、计算员、指挥员和炮兵政治工作者的任务，作为炮兵大队的第一期学员，王工一和战友们都感到十分光荣。而首先迎接他们的是艰苦的生活和严格的纪律的考验。

为期半个月的人伍基础训练开始了。队长张义德，和三国名将张飞张翼德同音。正象他的名字一样，治队严格出了名，同学们背后叫他“黑脸张飞”。入校第二天，王工一和新学员们就尝到了

队长严格训练的滋味。这天一早，新学员们还在睡梦中，急促的哨声把大家惊醒，班长连声催促：“快，集合。”张队长早已威严地站在操场上，下答“出发”的口令后，就带领队伍向野外奔去，一下子把队伍拉出七八公里远，不容停步又往回跑。寒冬的早上，北风凛冽黄沙扑面，学员们棉袄都湿透了。回到住处，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刚整理完内务开饭时间就到了。张队长把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集合起来，严厉地说：“作为军人，必须吃大苦耐大劳、磨炼坚强的意志，今天，仅仅是开始！”开饭对新学员又是一道关口，队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吃饭不得超过四分钟。王工一紧扒快咽，没吃下几口饭，队伍就集合了。这一切犹如狂风暴雨，劈头盖脸地袭来。对于这种近乎严酷的管理和训练方法，王工一真有点承受不了。人人对张义德畏而远之，但是，打仗杀敌的决心使大家很快适应了严格的生活和训练，个个斗志昂扬。在一次联欢会上，学员们同张队长的感情拉近了。锣鼓响过，表演唱“兄妹开荒”上了场。大家发现，小个子魏鹏扮了哥哥，扮妹妹的竟是大个子队长张义德。张队长扭起了秧歌，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和他平时的行为判若两人。王工一感到张队长亲近了，对他的怨气也消了三分。经过以后的多次战斗，他更深切地体会到，平时对战士的严，正是战场上对战士的爱。在20多天的基础训练中，王工一收获不少，从教师到战士的距离缩短了，与战斗不相适应的书生气一扫而光，他的勇敢和吃苦的精神得到初步的磨炼。

基础训练结束以后，王工一转入三队，学习炮兵观测专业。三队队长兼指导员杜希斌，要求部队也极其严格，但他十分善于把严格管和政治思想工作结合起来。他给学员讲孙武子以法治军斩

宫女的故事。王工一还听到了拿破仑的治军法则。拿破仑断言：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最善于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马木留克骑兵之间进行战斗，谁胜谁负呢？两个马木留克骑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骑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骑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骑兵。对此，王工一听得津津有味。勇敢加纪律，无坚而不摧。他时时用革命纪律约束自己，在以后的保卫麦收战斗中，他被学校评为遵纪模范。

炮兵观测专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比较高深的专业。而且，学习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整个大队只有一架炮队镜作教具。300多个学员只能排着队，象参观博物馆的珍贵文物一样，轮流前去观察一下。王工一和同学们开动脑筋，克服困难，用马粪纸剪成代用品，画上六十四等分练习操作。土墙上、门板上、桌子上，到处涂满了算式，什么前三角，后三角，东一道、西一块，以至房东大娘提起意见来了。月光下、油灯旁，学员们珍惜点滴时间练习。纸张奇缺，王工一不知从哪里捡了一本破旧的书，纸边上尚有可用之处，他如获至宝。经过勤学苦练，他很快熟练掌握了观测技术。

1947年元旦刚过，鲁南前线传来捷报，峯县枣庄一战，被吹为“国军精华”和“金刚钻”的蒋军第一快速纵队及整编二十六师，被我军全歼。枪炮声平息之后，遍野都是坦克、汽车、榴弹炮。华东军大炮兵大队奉命赶赴战场，搜集敌人的武器装备。王工一被派到负责接收的某部副参谋长董尧卿身边，当了上士，和炊事员、警卫员一起，负责首长的生活。在紧张的接收工作中，王工一想方设法改善首长的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董尧卿副参

参谋长满意地征求他的意见：“小王啊，你就留在机关吧？”王工一考虑了一下说：“首长，我还是想到战斗第一线去，看敌人吃我们的炮弹更痛快。”董副参谋长十分赞赏王工一的勇气。于是，王工一完成任务后回到了炮兵大队。

1947年3月，王工一第三次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他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工作，在一次敌机轰炸以后的救火中，他舍生忘死，几进几出，受到了队里的表扬。

同月18日，华东军大五大队在山东沂水王家庄改建为华东特种兵纵队特科学学校。这一天，在清澈的溪水旁，洁白的沙滩上摆着桌子和板凳，四周木板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600多名学员怀着兴奋的心情参加了特种学校成立大会，学校成立以后，各种教育训练制度更加正规，鲁南战役缴获敌人的大量观测通信器材，使学校的教学、教具装备完善起来。学员们训练情绪十分高涨，都渴望着尽快掌握技术，到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去——显身手。

当时王工一所在班集中了一批优秀学员，他们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班长李广森，曾在国民党海军学校学习过，专业基础很好，他不仅热心地帮助大家学技术，还象兄长一样体贴关怀战友。在山东孟良崮附近的一个村庄，他看到王工一的鞋开了“天窗”，大脚拇趾也擦伤了，连忙从背包里掏出一双新鞋，心疼地说：“你穿这双鞋怎么能行军走路呢？快换上我这双。”王工一推辞几次都推不掉。第二天敌机轰炸时，李广森就不幸牺牲了。王工一看到班长的遗体时，发现他的鞋底早已磨烂，脚后跟都漏在外面。他难过得眼泪唰唰地往下掉。王工一的入党介绍人、党小组长蒋荫琪，是王工一的同乡战友，后来牺牲在淮海战役著名的尖谷堆战斗中，追认为一等功臣。在松沪战役中，黄柱华为了阻

击敌人坦克、装甲车的反击，冒着弹雨在敌人的眼皮下观测，指挥炮火击毁击伤敌装甲车两辆，最后光荣牺牲。这些热血青年组成的集体，犹如一个火红的熔炉。和他们一起，王工一进一步完成了从教师到战士的过渡，愈加成熟起来。

1947年7月，王工一以优秀的成绩，从特科学校毕业，来到他盼望已久的战场，分配到炮一团六连当观测员。

炮一团是1947年3月在鲁南新组建的。这是一支汽车牵引的摩托化炮兵部队，装备了清一色缴获的美式一〇五榴弹炮。

1947年12月华北元氏战斗，是王工一第一次参加比较大的战斗。部队向元氏开进。临近元氏，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村庄。每经过一个地方，群众就向战士们控诉元氏守敌魏永和奸淫烧杀的滔天罪行。有一位老大娘，一边哭一边拉住王工一的手，指着已被烧为灰烬的茅草屋对他说：“儿子被国民党抓走了，房子被一把火烧了，要替我报仇啊。”王工一听，浑身的血都涌上来了，初次参战时的紧张心情都消除了，他恨不得一步赶到元氏城，活捉魏永和，杀敌立功。

连队开到城下后，担任了给步兵开辟前进道路的任务。当时，炮弹极少，为了打得准，他们运动到离城一二百米处，在敌人眼皮底下的战壕内，开设了观察所。同时，为了完成射击前的观测任务，还必须首先派出一名观测员，前出至观察所二三十米处，进行测地。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测地任务十分艰巨和危险。大家争着要求去。

王工一挤到排长面前，坚决地说：“排长，让我去吧，一定完成任务！”

排长知道王工一技术较好，看他态度这么坚决，就信任地点